

外国文学名著名译丛书

Jane Eyre Jane Eyre Jane Eyre Jane Eyre Jane Eyre Jane Eyre Jane Eyre Jane Eyre Jane Eyre Jane Eyre

简·爱

(英) 夏绿蒂·勃朗特 著
Charlotte Brontë

黄健人 译

Jane

Eyre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译丛书

简·爱

(英) 夏绿蒂·勃朗特 著
Charlotte Brontë

黄健人 译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爱/(英)夏绿蒂·勃朗特(Brontë,C.)著;黄健人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2.5
(外国文学名著名译丛书)

ISBN 978-7-5407-5668-0

I. ①简… II. ①勃…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6690 号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23.75 字数:387 千字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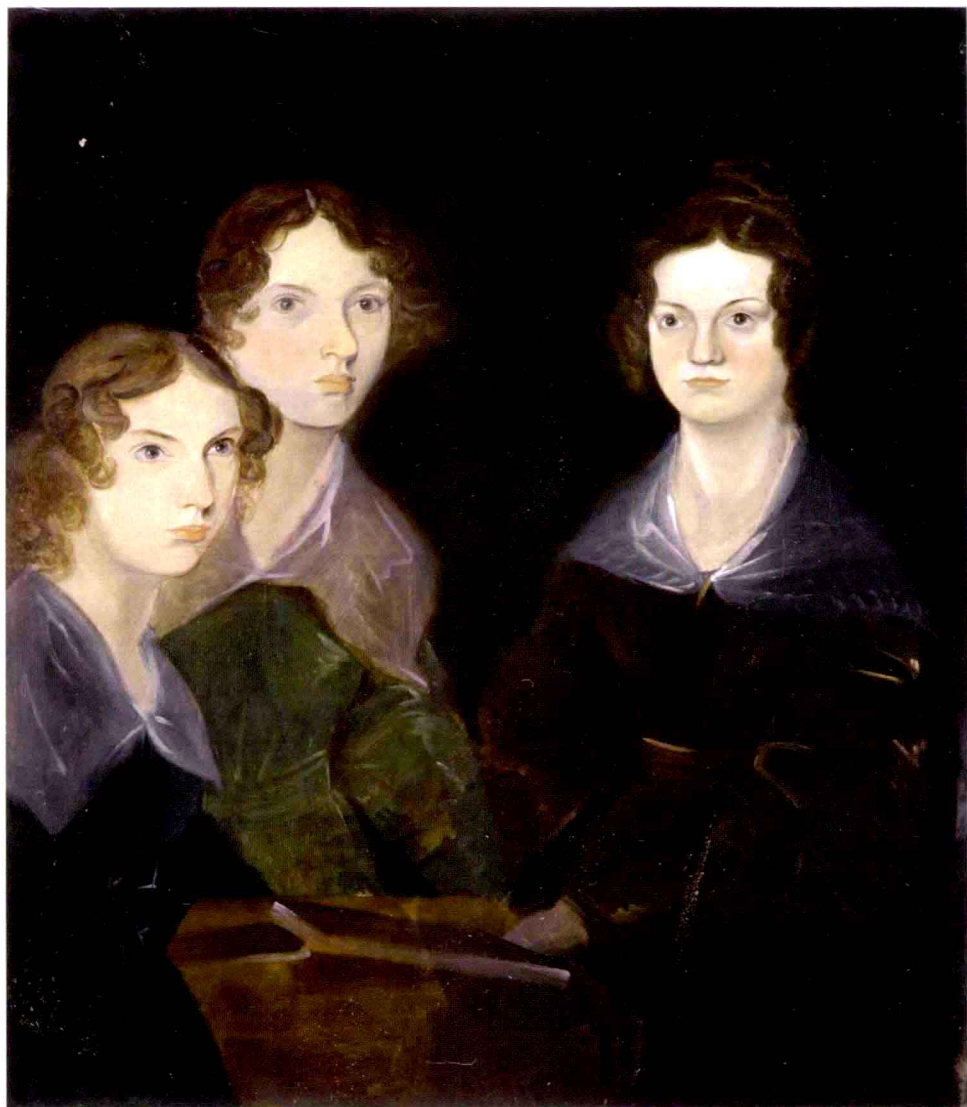
定价: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夏绿蒂·勃朗特 (1816-1855)



勃朗特三姐妹：夏绿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和安妮·勃朗特



1944年电影《简·爱》剧照，由英国女演员琼·芳登饰演简·爱



"How dare I, Mrs Reed?
How dare I?
Because it is the truth."

简·爱被里德太太强送往洛伍德学校，在离开之前简·爱把以往积压的怨恨倾泻而出

《外国文学名著名译丛书》出版说明

世界文学名著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一部分永放光芒,永远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和珍藏。

本丛书在尊重文明累积与普遍共识的同时,细心体察今日读者的需求,突出一个“兼”字,即兼及价值内涵的多向多元,题材、语言、风格的多姿多彩,以及读者兴趣、爱好、需求的多种多样。译本的择选也兼顾到卓有成就的老翻译家与世纪之交崭露头角的中青年译者。所选书目以小说为主,兼及童书、成长经典、抒情诗、散文、剧本、批评……时段以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前期为主,适当上溯到古代。总的要求好看、可读,读之有益。

自二〇一二年起,计划三年推出二百余种。每种书前有作品及译本的择选依据和权威评鉴,书中辑入外版精彩图片。

漓江出版社编辑部

作家·作品

《简·爱》使我非常感动,我非常喜爱。请代我向作者致意和道谢,她的小说是我能花好多天来读的第一本英国小说。

——萨克雷

马克思把夏绿蒂和大作家狄更斯、萨克雷并列,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她是最出色的小说家”。

《简·爱》是这个世界能阅读小说的妇女必读的经典之作,它使千千万万的女性从女主人公简·爱的身上找到了追求女性平等与自立的力量源泉!

——《女人应读的30本书》

简·爱这个艺术形象之所以能够震撼和感染一代又一代各国读者的心灵,正是女主人公以自信和自尊为人生的支柱,才使得自己的人格魅力得以充分展现,可见,自信对他人对自己是多么的重要啊。

——卡耐基

每个不美的姑娘,心里都有简·爱。初一语文课上,老师问大家是否完整地读完了《红楼梦》和《简·爱》,只有我举起了手。不完美是我的一部分,不示弱也是我的一部分。不需要讨好别人,在我的独立王国里,我主宰自己的一切。因为简·爱说过,我们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如此。

——王晶晶(《中国青年报》2012年2月29日)

作者生平

黄健人

夏绿蒂·勃朗特于1816年4月21日出生于英国约克郡的桑顿,其父为一名穷牧师。1820年,勃朗特牧师举家迁居偏僻荒凉的哈渥斯教区。家中六个孩子不久就失去了母亲,相依为命,幼时由父亲和姑母进行杂乱无章的教育,直到四个大女孩进入为教士的女儿们开办的考文桥学校念书。学校有害健康的环境,难以下咽的食物及冷酷无情的纪律,在夏绿蒂的《简·爱》中得到无情揭露。夏绿蒂的怨愤是因为学校残酷的生活夺走了大姐玛丽亚的生命,《简·爱》中的海伦·彭斯就是以玛丽亚为原型的。在二姐伊丽莎白也不幸死去后,夏绿蒂和妹妹艾米莉被召回家,原先由大姐玛丽亚充当的母亲角色就落在了夏绿蒂肩头。妹妹艾米莉和安妮是夏绿蒂的好伙伴,姐妹三人与家中唯一的弟弟布兰威尔一起,玩起复杂而富于想象力的游戏,用她们小小的字体写下了想象中的安格利亚王国的故事。这个安格利亚白日梦持续多年,甚至夏绿蒂赴哈渥斯的伍勒小姐的学校念书时也未曾中断。在伍勒小姐的学校里,夏绿蒂先做学生,后做先生,尽管终日与小孩子为伍非她所愿,但与妹妹安妮一样,她一直认真地为当一名家庭教师做着准备,因为这几乎是她唯一的职业选择。艾米莉在哈渥斯管家时,夏绿蒂与安妮都找到了工作,而布兰威尔却不断挑三拣四,变换职业,使安妮的健康和夏绿蒂的精神受到折磨。夏绿蒂与妹妹艾米莉早就想在家乡开办一所自己的学校,于是姐妹二人奔赴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在彭思纳特·黑格的学校就读。办学的梦想终成泡影,但夏绿蒂对黑格先生产生的爱恋却给她后来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并在她的小说中得到表现。

1846年,三姐妹自费出版了一部小小的诗集,其中以艾米莉的诗为主。夏绿蒂对这部诗集的失败深感沮丧。第二次尝试是写小说,各人仍使用自己的假名字——柯勒、埃利斯、阿克顿——三姐妹各自向出版社投稿。史密斯与艾尔德出版社对夏绿蒂的《教授》一稿予以热情的鼓励,并发表了她的第二部小说《简·爱》。《简·爱》一

鸣惊人,英国著名作家萨克雷称其为“我所拜读多日的第一部英国小说”。艾米莉的《呼啸山庄》与安妮的《艾格尼斯·格雷》也相继问世,但当时艾米莉的天才还不大为英国评论界赏识。

接下来的一年给了夏绿蒂极大的打击,才华横溢的弟弟布兰威尔多年来酗酒成习,加速了肺结核病的恶化,不幸早逝。刚刚埋葬了弟弟,同样的疾病又夺去了吃苦耐劳的艾米莉与温柔细腻的安妮的生命。

夏绿蒂只好往返奔波于哈渥斯与伦敦之间,一面照顾家乡的父亲,一面参加京城的文学圈子。害羞、近视、衣着过时的夏绿蒂在城里人眼中显得十分古怪。1849年因照料妹妹而被延搁的第三部小说《雪莉》得以发表,博得公众好评,尽管此书缺乏《简·爱》火一般的激情。1853年她又发表了《维莱特》,该书从其布鲁塞尔的经历中汲取了大量灵感,女主人公露茜身上也体现了作者的许多个性。

1854年,夏绿蒂与其父的副手阿瑟·尼古拉成婚,度过了幸福却短暂的婚后生活。1855年3月31日,怀孕的夏绿蒂由于一场迟迟不愈的感冒导致肺结核发作,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九岁。

再版前言

首版《简·爱》无前言必要,故未写。此次再版,需讲几句致谢和拉杂的话。

应当感谢三方面。

感谢读者,予这个朴实无华的故事以宽容。

感谢报界,予一位无名求索者以真诚赞许,使她获得一块公平的天地。

感谢出版商,以他们的机智、活力、务实精神及坦率和慷慨,予一个无人推荐、不为人知的作者以帮助。

报界与读者对我只是模糊概念,对他们也就只好致以模糊的谢忱。而出版商却是明确的,一些大度的评论家也是如此。他们心地善良,品格高尚,唯有他们才知道如何鼓励一位苦苦奋斗的门外汉。对他们,我的出版商和杰出的评论家们,我要诚挚地说一声:先生们,我打心底里感谢你们。

对帮助过我、赞许过我的人这样致谢之后,我要转向另一类人,他们为数不多,据我所知,但却不能因此而加以忽视。我指的是少数畏首畏尾、吹毛求疵者,他们对《简·爱》这类书的倾向性表示怀疑。在他们眼中,一切超乎寻常之事皆为谬误;在他们耳中,任何对偏执——这罪恶之源——的反抗,皆为对虔诚——上帝的凡间统治者——的侮辱。对此辈怀疑者,我要指出某些明显的区别,提醒他们某些简单的真理。

习俗并非道德,伪善并非宗教,抨击前者不等于谴责后者,摘下法利赛人^①的假面也不是亵渎荆冠^②。

这些事情和行为恰恰截然相反,与善恶一般黑白分明。人们常常混淆黑白,而黑白实在不应混淆。表象不应错当真实,狭隘的人性教条只能令少数人欢欣鼓舞,得到

① 法利赛人:古代犹太教一个教派的成员,宣称墨守传统礼仪,《圣经》中称他们为言行不一的伪善者。

② 荆冠:典出《圣经·新约·马太福音》27章29节。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之前,有人戏弄他,“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

赞同,却不能取代受世界尊重的基督教信念。这中间——我重复一遍——黑白分明——明确划分它们之间的界限是件好事,不是坏事。

世人也许不愿目睹这些概念区分清楚,因为人们已经惯于被混淆视听,觉得把外表的华美当做内在的价值,粉白的墙壁证实圣坛的洁净十分省事。对敢于细察揭露——剥去表面金饰,亮出底层金属——深入墓穴、掘出尸骨的人,世人也许憎恨不迭。然而,恨归恨,世界到底受惠于他。

亚哈不喜欢米该雅,因为米该雅只预言凶兆^①,不肯讲吉言。他也许更欣赏基拿拿阿谀奉承的儿子,可是,他若是早听忠告不信恭维,也就逃过了那场浴血之灾^②。

当今时代,有一位不肯讨好高雅耳朵的人,此君,依我看,胜过社会中的一些堂皇人物,犹如音拉之子胜过犹太与以色列的诸王。他说出的真理与音拉同样深邃,他的预言与音拉同样有力,他的风度与音拉同样无畏。上流社会赞赏这位撰写《名利场》的讽刺家么?我说不准。不过那些被他投中了讽刺的燃烧弹,照射了谴责的电光剑的人们,若能及时接受他的警告——他们及他们的子孙兴许能躲过基列拉末的灭顶之灾^③。

我何以提及此人?读者呵,之所以提及他,是因为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位比他的同代人业已认识到的更深刻更独特的智者,因为我把他视为当今首屈一指的社会改革家——那勇于拨乱反正的志士仁人之中的佼佼者,因为他的作品的评价家们尚未找到适合他的比喻,尚未发现正确表现他天才的词语。他们说他像菲尔丁^④,谈及他的机敏、幽默与喜剧才能。其实他与菲尔丁的相似之处如同雄鹰与秃鹫一般,菲尔丁会扑向腐肉,而萨克雷绝不。他的机敏生气勃勃,他的幽默有趣迷人,但二者与其严肃才华的关系正好比闪烁于夏云边缘的道道闪电与深藏云深之处致命的电火花。最后,我提及萨克雷,还因为——假使他肯接受一位素不相识者的敬意的话——我要将再版的《简·爱》奉献给他。

柯勒·贝尔^⑤

1847年12月21日

① 典出《圣经·旧约·列王纪上》22章8节。以色列王亚哈说:“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话,单说凶言。”

② 典出《圣经·旧约·列王纪上》22章。以色列王亚哈欲攻打基列的拉哈,召集先知以问吉凶。米该雅说进攻必遭败绩,结果被打入狱中。但另一位先知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却故意迎合亚哈,预言必胜。亚哈深信不疑,率兵出征,结果兵败中箭阵亡。

③ 指英国小说家威廉·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 1811—1863),其代表作《名利场》深刻揭露了英国社会众生相。

④ 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英国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汤姆·琼斯》等。

⑤ 夏绿蒂·勃朗特发表《简·爱》时的笔名。

第三版附言

借《简·爱》第三版问世之机,我要再向读者说几句话,说明我被称为小说家,仅靠这一部作品,所以,假使其他小说也被归于我的名下,那就把荣誉给了一个不该得的人,同时剥夺了应得者的权利。

此说明用以澄清可能已出现的误会^①,并防止日后再造成误会。

柯勒·贝尔

1848年4月13日

^① 1874年勃朗特三姐妹各自推出了一部小说,均采用笔名。夏绿蒂·勃朗特出版《简·爱》时笔名为柯勒·贝尔;艾米莉·勃朗特发表《呼啸山庄》时笔名为埃利斯·贝尔;安妮·勃朗特出版《艾格尼斯·格雷》时的笔名为阿克顿·贝尔。出版商在推出后两部作品时,在广告中写道:“从柯勒·贝尔和埃利斯·贝尔的风格相近这点来看,我们倾向于相信,两者系同一人。”

谨以此书

献给

威·梅·萨克雷先生

那天,出去散步是不可能了。其实上午我们还在光秃秃的矮树丛中转了个把钟头,但午饭后(里德太太没客时午饭吃得早),冬日的寒风卷来厚厚的乌云,冷雨铺天盖地,再去户外活动压根儿办不到。

这倒更好。从不喜欢长长的散步,尤其在冷冰冰的下午。阴湿的暮色中归来,手指脚趾冻得生疼,保姆贝茜的数落令人灰心,而自觉身体不如伊丽莎、约翰和乔治亚娜又令人丧气,那情那景,委实可怕。

伊丽莎、约翰和乔治亚娜此刻正在客厅围着他们的妈妈。她躺在炉火边的沙发上,身边簇拥着自己的小宝贝(眼下既不哭又不吵),模样好快活。而我,她恩准不必加入这一群,说是打发我到一边去,她十分遗憾,但要待保姆贝茜报告或她亲自发现,我在认真努力养成更合群更活泼更讨人喜欢的举止——也就是更快活更坦白更自然的性情——她才能让我也享受只有快乐知足的孩子才能得到的特权。

“贝茜说我干了啥?”我问。

“简,我讨厌吹毛求疵刨根问底,再说小孩子跟大人顶嘴最可恶。去找个地方待着,不会乖乖地说话就别开口。”

客厅隔壁有间小餐室,我溜了进去。这儿有只书架,很快就仔细挑了一本带插图的。爬上窗台,两脚收拢,双腿交叉,和土耳其人一样盘坐,再把红色的波纹窗帘差不多拉严,有了一块双料的隐蔽处。

右侧猩红的窗帘褶子挡住视线。左侧,清澈的窗玻璃将阴沉沉的冬日阻挡在外,但又不曾将我与十一月的冬景分开。一面翻书,一面不时瞧瞧外面。远方,一片暗淡的云雾。近处,一块湿淋淋的草坪,还有被风吹雨打的灌木丛。狂风哀号持久不停,将如注的大雨横空扫过。

再低头看书——比维克^①的《不列颠鸟类史》。一般说,对文字部分我不感兴趣。不过,虽说是小孩子,对几页导言可没当空白放过。它们描写海鸟们唯一的栖身处——“孤寂的礁石与海岬,”描写挪威海岸从南端到北角星罗棋布的小岛,林纳斯尼斯或纳斯等等——

那儿,北冰洋的巨大旋涡
沸腾着极地赤裸凄凉的小岛
北大西洋的狂风巨浪
倾注着赫布里底群岛

对拉普兰、西伯利亚、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新地岛、冰岛与格陵兰荒凉海岸的描述也不能轻易放过。那里“北极圈广袤无垠,大片凄凉的不毛之地——储存着千百年的积雪坚冰,似阿尔卑斯山一般晶莹耀眼,层层高耸,包围着地极,日复一日堆积着严寒”。对这些一片死白的地带,我已形成一定看法,但还朦朦胧胧,正像小孩子脑海中浮现的那些概念,似懂非懂,然而却奇怪地印象深刻。导言中的几页文字与后面的插图相关,使惊涛骇浪中兀立的礁石,荒凉沙滩上搁浅的破船,穿透云层扫视沉船的怪诞月光含义深远。

说不清什么情调萦绕着僻静的墓地,刻着铭文的墓碑,一座大门,两棵树,低矮的地平线,断壁残垣,行将升起的一弯新月,告诉我时值黄昏。

两只船停泊在平静的海面,想必是海上的鬼怪。

魔鬼从背后按住盗贼的背包,赶快翻过去,怕人的东西。

高踞岩石之巅的那个长角的黑东西同样怕人,它正眺望着远处围着绞刑架的人群。

每张图都讲着一个故事,对我稚嫩的理解力、未成熟的心灵显得神秘莫测,却饶有趣味,就像有时候贝茜碰巧心情愉快,在冬夜所讲的那些故事。这时候, she 就把熨衣台搬到育儿室的壁炉边,让我们围着它坐好,一面熨烫里德太太的网眼花边,把睡帽的边缘烫出褶子来,一面满足我们急切的期盼,讲着一段段爱情与冒险故事,全都来自古老的神话与更古老的民谣,或者(后来我发现)来自《帕米拉》^②与《莫兰伯爵亨利》^③。

① 比维克(Thomas Bewick,1753—1828):英国画家,木刻家,博物学家。

② 《帕米拉》是英国作家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1740年发表的家庭伦理小说。

③ 《莫兰伯爵亨利》是约翰·韦斯利据亨利·布鲁克所著的《显赫傻瓜》缩写的删节本。